

# 人居视角下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保护与更新研究

邵 甬<sup>1</sup>, 刘昊翼<sup>2</sup>

(1. 同济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 上海 200335)

**摘要:** 历史城区具有遗产性和生活性的双重属性, 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和人居环境的老化, 历史城区面临生活功能减退的问题, 这对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构成挑战。文章基于“人居视角”, 强调历史城区作为遗产社区回归生活性的重要性, 强调应关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设施空间, 探索更可持续和韧性的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方法。以平遥古城教育设施空间作为实证进行研究, 文章分析平遥古城不同历史时期公共设施空间的演变特征, 探索了人群和教育空间关系的演变动力机制, 并提出了针对平遥古城公共设施空间的更新策略, 旨在实现历史城区的活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人居视角; 历史城区; 公共设施空间; 保护与更新; 平遥古城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24)03-0426-09

## Research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space in historic urba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habitat

SHAO Yong<sup>1</sup>, LIU Haoyi<sup>2</sup>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hanghai Branch, Shanghai 200335, China)

**Abstract:** Historic urban areas possess dual attributes of heritage and human-habitat. With the rise of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aging of living environments, these areas are facing the problem of declining living functions, which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heritag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habita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ical urban areas as heritage communities returning to livability, highlights the need to focus on public facilities space closely related to residents’ lives and explores mor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method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historical urban areas. Taking the educational space of Pingyao Ancient City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facilities spac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Pingyao,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s and educational space, and proposes regener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public facilities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aiming to achieve living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 urban area.

**Key words:** perspective of human-habitat; historic urban area; public facilities space; con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Ancient City of Pingyao

历史城区是城镇中能体现其历史发展过程或某一发展时期风貌的地区, 涵盖一般通称的古城区和老城区。在历史文化名城中, 历史城区往往是城市历史记忆保持最为完整、环境特色最为明显的地区<sup>[1]</sup>。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和新城区的建设成熟, 国内历史城区普遍出现了以物质空间老化、常住人口老龄化为典型表征的生活功能衰退问题。如苏

州历史城区六普时的常住人口较五普时下降三分之一,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23%, “很难看到原住民中的年轻人”<sup>[2]</sup>。

21 世纪以来, 历史城区复兴问题逐渐受到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政府和学术界关注, 出现了诸多有代表性的地方实践和学术观点。从更新路径上看, “遗产旅游”路径逐渐兴起, 有学者认为“将世界遗产地开发为当地主要的旅游产品是一

收稿日期: 2023-12-25

修回日期: 2024-0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23VJXT019)

第一作者: 邵 甬(1971—), 女,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城市更新等。E-mail: nyshao163@163.com

通信作者: 刘昊翼(1993—), 男, 硕士, 注册城乡规划师, 主要研究城乡遗产保护、城市更新、城市设计等。E-mail: lhy2388@126.com

种必然选择”<sup>[3]</sup>,有的学者根据遗产的类型划分了旅游开发模式<sup>[4]</sup>,丽江、平遥、凤凰等历史名城的旅游业成为城市的支柱产业。然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旅游大规模发展导致的“遗产旅游与遗产社区的空间争夺”“外来文化的快速入侵”“产业的单一化”等矛盾和短板日渐明显<sup>[5]</sup>,因此导致历史城区作为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因此面临着严峻挑战。

本文基于“人居视角”,强调历史城区作为遗产社区回归生活性的重要性,强调应关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设施空间,探索更可持续和韧性的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方法。

## 1 人居视角下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范式

### 1.1 基本概念

人居环境的概念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所创立的人类聚居学,吴良镛先生将人居环境定义为“人类的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sup>[6]</sup>,其基本功能是生活居住,同时也还具有工作劳动、休息游乐和社会交往等多重功能。邵甬提出“人居型遗产”的概念,指出其具有遗产性和生活性的双重属性,这类遗产仍然是一种容纳着日常生活的、依然处在生长、变化中的文化遗产,其独特价值尤其体现在传统生活与传统空间的相互依存共生<sup>[7]</sup>。

本文所指的“人居视角”是提倡在进行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时,应当回归到其作为人居环境的本质属性,以延续遗产性和生活性的双重属性为目的,一方面,保护历史城区的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宜人的居住环境”<sup>[6]</sup>作为更新目标,延续历史城区的“活态”。

### 1.2 核心理念

#### 1.2.1 以居民为核心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基础上,明确居民是历史城区的核心群体,在保护遗产的前提下,应当将维护居民利益和满足居民需求置于更新的首要位置,并兼顾其他人群的利益和需求。一方面,“以居民为核心”可以有效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有效改善现状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以居民为核心”可以强化居民和历史城区之间的关系,使得历史城区保持可持续的活力。

#### 1.2.2 可持续发展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通过,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性的发展理念。在遗产领域,“出现了‘从保护遗产向同时寻求遗产和全社会福祉’的范式转变,自此将可持续发展置于遗产语境的核心”<sup>[8]</sup>。2015年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上通过的《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纳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文件》,从环境可持续性、包容性的社会发展、包容性的经济发展、促进和平与安全等四个方面强调了文化遗产在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 1.2.3 人地关系协调

人创造历史城区,历史城区又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二者之间存在关系。人居视角下历史城区的研究不能局限在物质空间范畴,而是应当拓展到社会空间的领域,并将人-人关系、人-地关系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 1.3 重要原则

#### 1.3.1 基于双重属性的综合价值解读

人居视角下,对于历史城区的价值评价应该从遗产性和生活性两个角度出发,在注重文化价值的基础上,不能忽视其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那些对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共设施空间应当予以保留,并进行适应性更新。

#### 1.3.2 满足居民基础上兼顾多元群体需求

在目前历史城区大多将旅游产业作为复兴的大背景下,我国历史城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群构成都将以居民、游客和商人三部分为主。历史城区中公共设施空间的规划与配置应当首要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尤其是基本的生理、安全和社交需求,在此基础上兼顾以游客群体为代表的其他群体的合理需求。当居民需求与其他群体需求产生分歧时,应当优先满足居民需求。

#### 1.3.3 维持不同空间生产主体间的相对平衡

在历史城区更新深受资本逻辑影响的当下,资本的逐利动机与公共设施空间本身的公共属性存在着明显矛盾,如果政府没有使用有力的公共政策进行制衡,历史城区的公共设施空间极有可能被资本空间取代。人居视角下,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的生产机制需要重视政府、资本和居民三者间的相对平衡,尤其强调代表居民利益的生

活逻辑的重要性,实现权力逻辑、资本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统一。

#### 1.3.4 提倡功能混合,促进人群共享

受到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和便于管理的影响,目前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的日常使用经常呈现非此即彼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居民根本不会涉足旅游景点,而游客对于居民常用的公共设施空间也毫不知晓。人居视角下,提倡通过功能混合和人群共享的方式使用和管理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一方面,有利于稳固社会结构,通过功能混合吸引不同人群共享同一个公共设施空间,并在共享的过程中催生出更多样和紧密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空间效率,历史城区中有限的空间资源难以满足不同群体与日俱增的需求,通过共享使用和错时使用等方式利于弥补物质空间上的不足。

## 2 保护与更新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的意义

### 2.1 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

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是指历史城区中的公共设施及其附属空间,由政府或社会组织所供应,用于给人们日常生活所用和提供公共服务。根据服务内容不同,公共设施空间可以分为教育设施空间、医疗设施空间、娱乐设施空间等,是城市公共空间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城区中的公共设施空间,既包括历史上曾作为公共设施使用的,也包括正在使用的公共设施空间。

### 2.2 保护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的重要性

#### 2.2.1 作为遗产空间的文化视角:历史公共设施空间是遗产价值的主要构成要素

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看,公共设施空间是历史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平遥古城以南大街为轴线,按左城隍右衙署(城隍庙、县衙)、左文右武(文庙、武庙)、东观西寺(清虚观、集福寺)、市楼居中的对称式布局,组成平遥古城“布局对称,县治完整”的功能布局特色。另一方面,公共设施空间包含历史城区中最重要的公共建筑和主要开放空间,是风貌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看,公共设施空间是容纳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技艺的重要场所,如会馆戏台里上演传统戏剧、曲艺杂技,城隍庙开办传统庙会、社火彩灯等节庆文化,文庙书院内

传习民间文学、传统礼仪。重要的公共设施空间还是城市精神的孕育地,如平遥文庙建成至今的800多年间,其一直是平遥古城的文教中心,孕育了平遥“重教兴学”和“崇文尚礼”的人文精神。

#### 2.2.2 作为生活空间的社会视角:公共设施空间是满足社区生活需求的主要服务空间

公共设施空间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空间,满足广大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其提供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直接影响着历史城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公共设施空间的缺失必然导致居民生活不便和生活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历史城区人口流失。其次,公共设施空间是促进社会交往的重要平台,不同人群在使用公共设施空间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社会关系,例如在学校内产生的同学关系、在社区公园中培育的邻里关系等,促成居民的相互理解与共融。最后,公共设施空间是锚固社会关系的锚点,长期存在的稳定社会关系能够将本地居民凝聚在一起,并形成跨越代际的集体记忆,对于社会安定与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 2.3 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更新的必要性

#### 2.3.1 提升宜居水平的基本要求

“宜居”一直被认为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首要目标。宜居的内涵不仅局限在居住方面,而是涵盖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不同学者对于“宜居性”的评价标准各有侧重,但是公共设施空间始终是评价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在历史城区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开放空间普遍存在数量不足、设施老旧和质量不佳等问题,不仅与新城区的公共设施空间差距较大,而且难以满足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以平遥古城为例,根据2018年进行控规实施评估数据,平遥古城内可供居民使用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仅为10.75 hm<sup>2</sup>,不足古城总用地面积的5%,且有超过90%的居民认为城内公共设施难以满足其日常生活需求。公共设施空间的长期匮乏必然导致历史城区的宜居性下降,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搬离历史城区。

#### 2.3.2 统筹生活与旅游的现实需求

在目前城市将旅游业作为历史城区复兴重要途径的背景下,游客将会成为历史城区中新的人群类型。由于生活与旅游对公共设施空间的需求重点不同,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二者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历史城区内有的公共设施空间本身就是

重要遗产,它们不仅需要满足居民生活的需求,也是游客感受历史城区独特风貌和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然而二者对这一空间的功能需求并不同,因此出现了博弈现象。

历史城区公共设施空间体系目前并不能很好地平衡二者的矛盾和关系,在旅游尚未兴起的地区,公共设施空间体系面向单一的居民群体,难以兼顾旅游发展的需求;在旅游全面发展的地区,公共设施空间在市场的推动下正在全面偏向游客,与当地居民完全脱离,这实际上是对生活需求的直接忽视。除此之外,城市为了管理的方便过分强调居民与游客空间的独立性,从而人为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 3 平遥古城教育设施空间的实证研究

平遥古城是我国历史城区的典范。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至今的二十余年间,平遥古城已然成为山西旅游的金字招牌。旅游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平遥古城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常住人口老龄化和普遍的户籍人口外迁现象。古城居民普遍反映生活相较于“入遗”前变得不便,我国历史城区普遍存在的生活性减弱现象也逐渐显现。

#### 3.1 平遥古城公共设施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平遥古城的公共设施空间的演变以明清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1997年和1997年至今三个阶段最具代表性。

明清时期是平遥古城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城内已经形成包括管理空间、教育空间、商业空间、宗教空间、景观绿地和慈善机构在内的公共设施空间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平遥古城内居民对于生活服务的需求也日渐上升,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管理空间、公共教育空间、医疗空间和文娱空间在数量、规模和分布上均多于明清时期,公共设施空间总体上较明清更为完善。虽然,1980年代的《平遥县城总体规划》采取了“新旧分离”的规划,将县政府、县医院等大型公共设施搬迁到古城以南的新城,但是教育设施还是集中在历史城区中。因此,在1990年代,平遥古城因为吸引了大量平遥周边居民因为就学居住,达到了4万余人口,造成过饱和的人口密度。

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旅游产业获得了跨越式发展。这一时期虽然公共

设施空间所占土地的总量有所上升,但古城内的公共设施空间的结构发生了质的转变(见表1)。2018年古城内将近80%的公共设施空间转为旅游功能,而供日常生活所用的公共设施空间总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缩减,其中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管理空间、公共教育空间、医疗空间的占地面积分别仅为1989年时的14.4%、4.6%和10.4%,菜场和集市则几乎消失(见图1)。尤其教育空间的外迁是其中主要的变化,原来有9处教育设施空间,2019年仅保留1处。随着教育设施空间的外迁,2017年古城常住人口回落至1.9万人,但是居民的社会结构却逐渐失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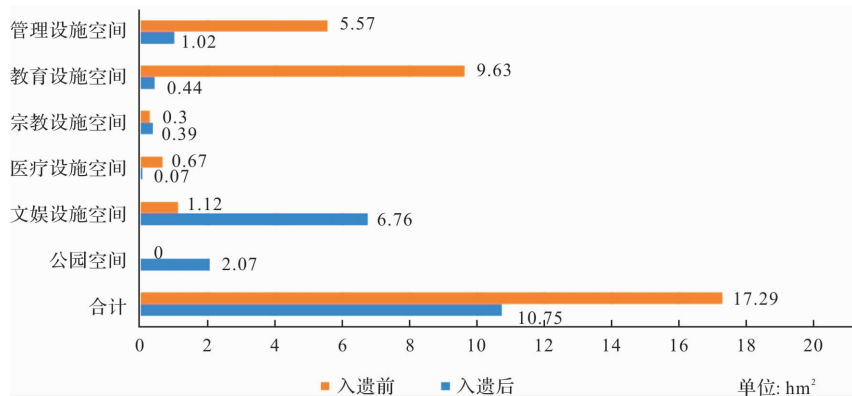
表1 不同历史时期平遥古城内各类公共设施空间数量的对比(单位:处)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quantity of public facilities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历史时期 设施空间	明清时期	新中国成立至 入遗(1997年)前	2018年
管理设施空间	6	12	2
教育设施空间	4	9	1
生活市集	12	若干	0
宗教设施空间	37	2	3
医疗设施空间	1	3	1
文娱设施空间	0	4	0
旅游设施空间	0	0	23
开放绿地空间	3	0	3

注:数据来源于明清时期和新中国成立至入遗(1997年)前时期的数据根据各时期《平遥县志》,2018年数据根据调研统计

在古城内公共设施空间组成发生明显转变的同时,古城外的公共设施空间却日趋完备,并且在数量和体量上远大于城内。如2018年平遥县城内共有多达19处主要教育设施空间,其中有18处都位于古城外,古城内教育设施空间占地仅占总量的0.5%,仍然在古城内就读的学生仅占总数的不足1%。再如2018年平遥县城内的9处主要医疗空间中有8处位于古城外,古城内不仅没有综合性医疗空间,专门服务古城街道的古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并不位于古城之内。1997年入遗之后,从整个县城范围内看,古城是居民型公共设施空间的“空白地带”(见图2)。其中,教育设施空间入遗之后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因此本文选择其作为研究公共设施空间演变与人群结构演变关系的实证类型。



注: 数据来源于入遗前数据根据《平遥县总体规划》(1989)整理统计, 入遗后数据根据 2018 年调研统计

图 1 入遗前后平遥古城内面向居民的公共设施空间用地统计图

Fig. 1 Land use for public facilities facing residents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before and after listed as World Herit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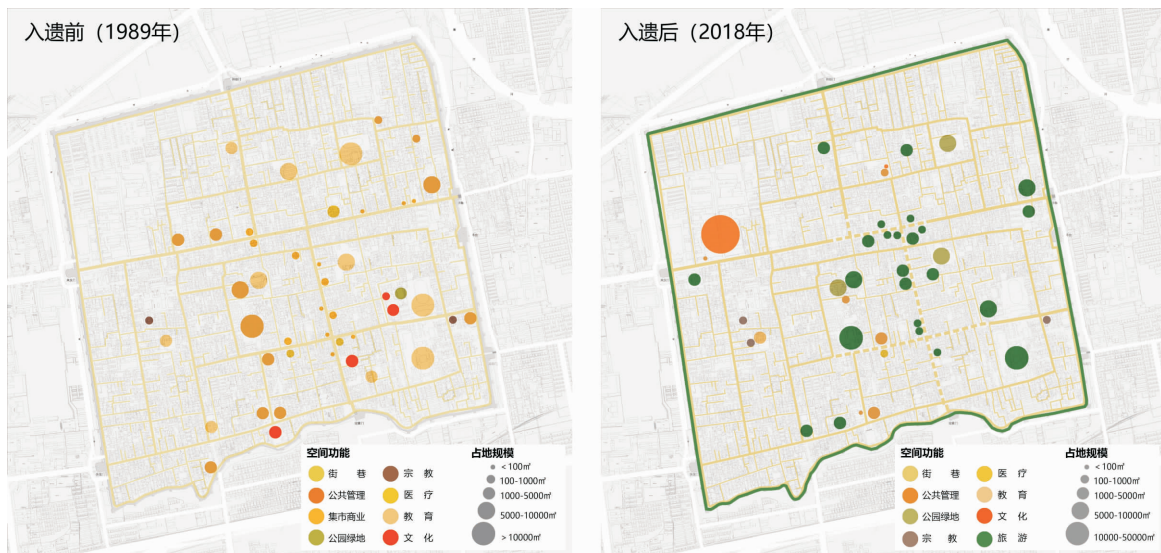


图 2 入遗前后平遥古城内平遥古城公共设施空间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map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 3.2 教育设施空间的演变

通过对平遥古城公共设施空间的总体研究, 本文选择其中的教育设施空间作为实证, 主要基于其具有以下三个性质: 一是可比性, 教育设施空间在三个代表性历史时期均有分布; 二是代表性, 教育设施空间的演变符合公共设施空间演变的总体特征; 三是典型性, 教育设施空间是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且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因此, 从人居视角对其演变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

#### 3.2.1 明清时期: 传统教育设施空间体系形成

明清时期平遥古城内的人口结构由官僚、商绅和平民三类组成, 教育设施建设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 自上而下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县学、书院和官办义学(见图 3)。从办学性质上看, 县学完全官办, 设在文庙大成殿后, 衙署直接管理县学

的日常运行, 在日常使用上呈现出一定的共享使用的特征(见图 4)。书院和官办义学则为官商合办, 前者共有三所, 按照成立时间的先后排序分别是卿士书院、西河书院(古陶书院)和超山书院; 后者在康熙年间由知县黄汝钰率先解囊, 带动乡绅富户捐资, 位于照壁南街路东。官僚群体主导了几乎所有书院的创立, 而在书院建立的过程中, 商绅群体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3.2.2 新中国成立后至入遗前: 教育设施空间遍布古城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逐步恢复, 平遥古城内常住人口连年攀升, 1997 年时已达到 4.2 万人, 人口密度达 1.87 万/km², 18 岁以下人口占比在 40% 以上。大量中小学为了满足古城居民的教育需求应运而生, 教育设施空间占地面积超过 9.8 公顷, 占古城总建设用地的 4.4%, 包括 8 所小学



和 2 所中学(见图 5)。教育设施空间在分布上呈现出均匀分布特征,小学在延续民国时期 5 所小学的基础上,又分别于 1948 年和 1953 年增设了城关第四、第七和第八小学;中学包括前身为“励志中学”的平遥中学和 1989 年由城关一中和城关三中合并而成的古陶一中。教育设施大多由历史性公共设施空间改造而来,如平遥中学就位于原文庙(县学),不仅成为城市总体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延续了古城公共设施空间的文化场所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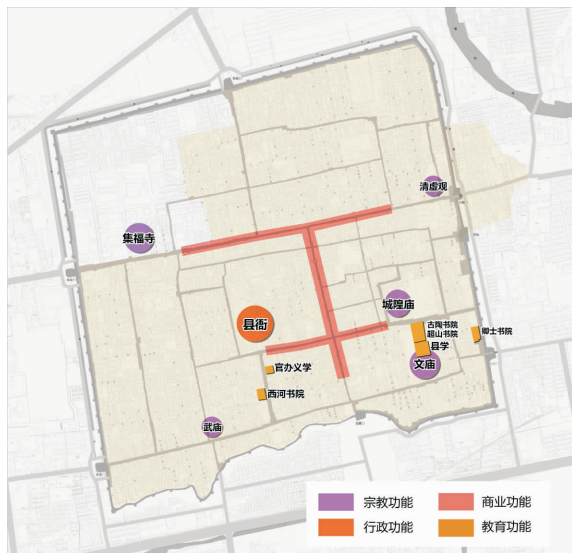


图3 明清时期平遥古城内教育设施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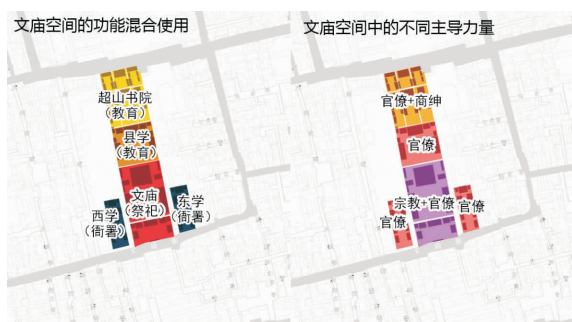


图 4 明清时期平遥文庙的功能混合使用示意图

**Fig. 4** The mixed use of functions in Pingyao Confucian Templ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3.2.3 入遗至今：教育设施空间的急剧萎缩

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后,游客取代居民成为古城空间的主要使用者,根据平遥文旅部门统计,2018年平遥古城日均接待游客数量超4万人次,接近同期古城居民数量的2倍。与此同时,为了疏解古城常住人口,教育设施悉数外迁,2018年古城内仅剩位于西巷14号的古陶四小学(原城关四小学)一所。古陶四小学偏居于古城西

部,在体量上已经远远小于城内的各类旅游设施空间,教育设施空间不再是古城空间结构的重要节点(见图6),其他的原有教育设施空间均被更新为非教育功能,其中近七成为旅游业相关业态,仅有两成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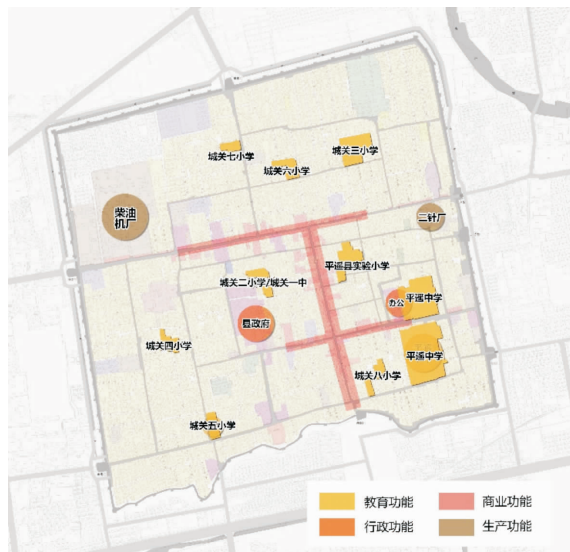


图 5 1989 年平遥古城教育设施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in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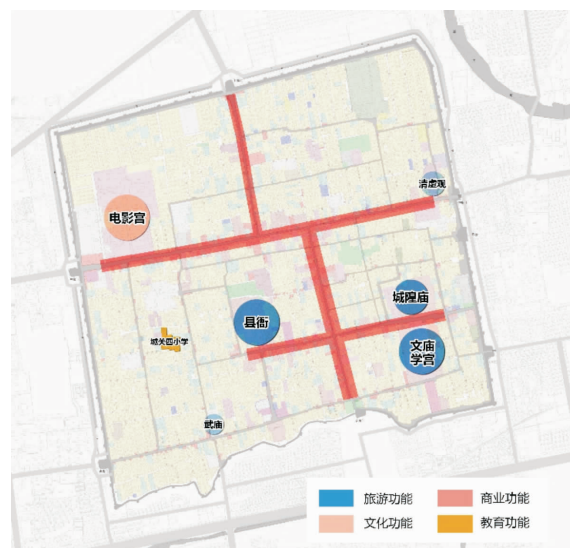


图 6 2018 年平遥古城教育设施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 6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in 2018**

### 3.3 教育设施空间的演变机制

通过对平遥古城教育设施空间的演变及其与人群需求相互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平遥古城内的教育设施空间的演变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 3.3.1 新的人群结构对教育设施空间的需求变化是其直接原因

明清时期，受到封建主义社会制度和平遥的商业发展的双重影响，官僚、商人和平民分别出

于传播封建思想、依附官僚群体、满足自身教育等原因都对教育设施空间有所需求,因此三个群体的需求是同步的。与之相比,“入遗”后,居民、游客和旅游从业者仅有居民群体对于教育设施空间有明确的需求,旅游从业者由于大多生活在新城,因此不再需要城内的教育设施空间;游客的游览处于观光游的阶段,尚未发展到需求教育设施空间的程度,因此三个群体对于教育设施的需求并不同步。

### 3.3.2 教育空间设施空间的外迁导致新的人群结构变化的加剧

教育设施空间演变对人群结构产生反作用。对居民而言,教育设施外迁造成古城内居民生活的不便,并且是引发居民外迁的重要原因,受访外迁居民中有近7成认为其外迁行为与教育设施外迁有直接或间接关联,外迁居民在外迁时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对于游客而言,由教育设施空间改造而成的旅游空间和消费空间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游客需求,如平遥中学外迁后更新为旅游景点的文庙,2017年接待游客数量超60万人次,而利用平遥中学原南北校区改造而成的麒麟阁大酒店和平遥会馆是目前古城内体量最大的两个酒店。因此,教育设施空间的演变加剧了古城内人群结构的失衡(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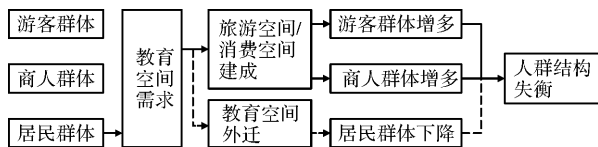


图7 入遗后人群与教育设施空间相互影响机制示意图

Fig. 7 The impact mechanism between the people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space after listed as World Heritage

### 3.3.3 旅游与社区的分离造成公共设施空间的不共享

明清时期,官僚、商人和平民三个群体都是在古城中生活的人群,他们对于教育设施空间有着共同的需求,教育设施空间的共同营建和共同享用也符合三者的共同利益。

“入遗”前后,一方面为了疏解古城人口,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更多的旅游空间,教育设施外迁被作为重要的规划手段。商人、游客均不是古城的生活者,他们对于古城的教育设施空间没有需求,平遥古城内的公共设施空间已经被分割成交集非常有限的生活和旅游两部分。居民很少踏足游客使用率最高的南大街、县衙等景点,而游客

也对居民常用的贺兰仙桥绿地等毫不知晓,更不用说教育设施空间了。因此,旅游与社区的分离造成公共设施空间的不共享,造成不同人群需求满足的不平衡、不充分(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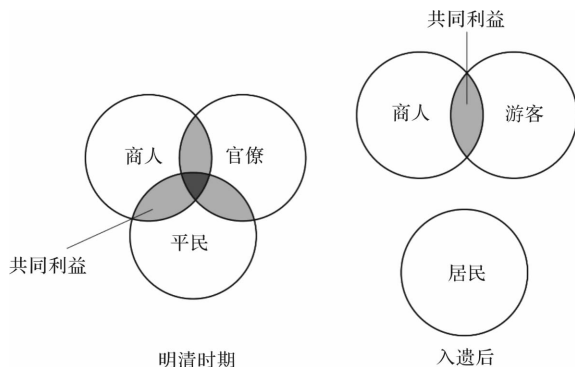


图8 不同历史时期平遥古城内主要群体关系演变

Fig. 8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people in the Pingyao ancient city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 4 平遥古城公共设施空间更新策略

针对居民、游客和旅游从业者等三个群体的不同需求与特征,结合延续平遥古城遗产性与生活性的总体目标,平遥古城公共设施空间的更新应当明确以满足居民需要为基础,同时兼顾其他人群的利益和需求。

### 4.1 面向居民的公共设施空间:提供更多元和更有力的空间保障

#### 4.1.1 按需求和规范双重导向供给空间

回归历史城区作为遗产社区的本质属性,按照规划,参照完整居住社区标准完善公共设施空间,在需求和规范的双重导向下,完善古城公共设施空间供给。由于古城内空间相对紧张,优先利用既有棕地和公共设施用地,对包括幼儿园、中小学等教育设施空间、医疗设施空间、养老设施空间和便民商业空间进行完善。必要时可通过功能混合的方式,将中小学的部分资源开放给居民使用、将幼儿园和养老院开设为“代际学习中心”等,弥补其他公共设施空间的不足。

#### 4.1.2 探索新型公共设施空间供给方式

延续明清时期,平遥官-商-民合办公设空间的传统智慧,引导资本参与到公共设施空间生产中,利用平遥古城内的闲置和低效空间资源,允许社会资本采用长期租赁方式使用闲置土地和空置房屋开办公设设施,创新基金、信托的形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设施空间更新。此外,鼓励居民开展自发的公共设施空间生产,尤其是针对开办门槛相对较低的基础公共设施,通过给予资金补助、减免部分税费、组织公办公设对口帮

助等方式扶植其发展.

4.1.3 提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效力

强调居民参与的重要性, 提倡建立一个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由常住居民组成的、能够直接受理和反映居民诉求的居民协商组织, 对于直接关乎居民利益的建设项目拥有决定权. 与此同时, 提升居民素质和参与热情, 只有居民充分意识到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才能使得需求表达由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 但需要意识到的是, 政府对于居民诉求的及时和有效回应才是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的根本.

4.2 面向游客等多元人群的公共设施空间: 提供更高层次和更在地化的空间选择

4.2.1 提高既有设施空间品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平遥旅游仅仅停留在产业的层次, 面向游客的公共设施空间局限在旅游景点内. 未来应塑造更为全面, 将旅游提升为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的途径, 提倡对公共设施空间进行全面提升, 让普通街巷、历史建筑、废弃遗址都能展示平遥历史文化. 以教育设施空间为例, 探索将超山书院、西河书院旧址和吉祥寺等历史上曾作为教育功能使用的空间, 营造面向普通公众、专业人士等多元群体的进行遗产教育、传统文化普及、学术交流等活动的高品质空间(见表2).

表2 平遥古城教育设施空间更新建议

Tab. 2 Regeneration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facilities space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设施类型	典型类型	依托空间
面向居民的	中学、小学、幼儿园等	工业棕地、原居(村)委会等
面向多元人群的	遗产学院、专家讲堂、传统技艺研学班等	文庙及超山书院、西河书院旧址、花园街吉祥寺

4.2.2 鼓励功能混合和共享使用了解在地生活

平遥古城明清时期就有众多公共设施空间具有功能混合的特征, 例如寺庙兼具宗教、教育、社交等功能, 但是在现代城市规划功能分区思想的影响下, 功能混合模式并未得到延续. 提倡居民和游客共享使用具有多重属性的公共设施空间(见图9), 以平遥文庙为例, 探索在非营业时间免费开放, 一方面, 为居民提供公共活动的空间, 满足运动、社交、娱乐等需要; 另一方面, 为游客提供一个体会本地生活的新窗口, 更好展示平遥是一座“生活的古城”<sup>[9-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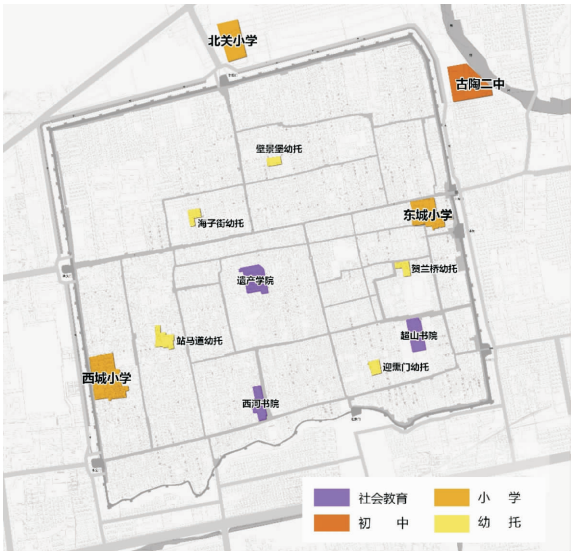


图9 平遥古城内及环城地带教育设施空间更新示意图  
Fig. 9 Schematic diagram for regeneration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in Pingyao ancient city and surrounding areas

5 结语

活态是历史城区的重要特征之一, 正如《内罗毕建议》中所言的“历史地区是世界各地人类日常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 它们是历史形态的活的见证, 提供了与社会多样性相对应的生活背景多样性, 而且基于这些使得它们既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又具有人性的尺度.”维持历史城区活态的关键在于延续其作为社区的根本功能, 在发展旅游被作为历史城区复兴主要途径的当下, 不仅应当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还应当在更新时注意维持城市特色和营造舒适的人居环境, 使其能够永葆活力.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张松. 历史城区的整体性保护——在“历史性城市景观”国际建议下的再思考[J]. 北京规划建设, 2012(6): 27-30.  
ZHANG Song.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historic urban areas: rethinking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recommendation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s[J]. Beijing Planning Review, 2012(6): 27-30.

[2] 施春煜. 关于苏州古城留住和召回原住民的策略思考[N]. 中国文物报, 2017-03-17(08).  
SHI Chunyu. Strategies for retaining and recalling indigenous peoples in Suzhou ancient city[N]. China Heritage Newspaper Co., Ltd, 2017-03-17(08).

[3] 叶余旦. 脱域共同体视角下的“原住民流失”与社区价值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2.  
YE Yudan. A study on the outflow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community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disembodied community: taking Lijiang ancient town for an example[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12



- [4] 梁学成. 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研究[J]. 旅游学刊, 2006(6):16-22.  
LIANG Xuecheng. An Analysis of the Tourism Value of World Heritages and Study of Their Exploring Model[J]. Tourism Tribune, 2006(6):16-22.
- [5] 邵甬, 胡力骏, 徐刊达. 平遥实践: 人居型世界遗产地保护与活化之路[J]. 世界建筑, 2019(11):50-55, 138.  
SHAO Yong, HU Lijun, XU Kanda. Pingyao case: The approach of human-habitat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revitalisation[J]. World Architecture, 2019(11):50-55, 138.
- [6]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2001. 2.  
WU Liangyong.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Publishing and Media Co. Ltd, 2001. 2.
- [7] 邵甬, 胡力骏, 赵洁, 等. 人居型世界遗产保护规划探索——以平遥古城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5): 94-102.  
SHAO Yong, HU Lijun, ZHAO Jie,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conservation plan of the human-habitat world heritage: case study of pingyao ancient cit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5):94-102.
- [8] 加米尼·维杰苏里亚. 《将可持续发展愿景纳入〈世界遗产公约〉进程的政策》与“普洱景迈山茶文化景观”申遗的融合[C]//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普洱市人民政府,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茶文化景观保护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普洱景迈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46-53.  
Garmini Wijesuriya. Intergrating the UNESCO policy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nto the processes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into the PU’ER Jingmai mountain tea cultural landscape[C]//Proceedings of PU’ER Jingmai mounta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onservation researc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ea cultural landscape.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2019: 46-53.
- [9] 邵甬, 岳磊. 中国历史城镇“新旧分离”规划模式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平遥县城总体规划》为例[C]. 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道路的探索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创立四十周年论文集.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3:237-256.  
SHAO Yong, YUE Lei. Study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New-old separation” Planning Model for Chinese Historic Cities: The case of Pingyao Master Plan in the 1980s[C]// Exploring the Path of Protecting China’s Distinc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A Collection of Papers Mark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for Protec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23: 237-256.
- [10] 李王鸣, 叶信岳, 祁巍锋. 中外人居环境理论与实践发展述评[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2000(2): 205-211.  
LI Wangming, YE Xinyue, QI Weifeng. Review of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oversea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s Edition), 2000(2):205-211.
- [11] 赵士洞, 王礼茂.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J]. 自然资源学报, 1996(3):288-292.  
ZHAO Shidong, WANG Limao. The conception and conno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1996(3):288-292.
- [12] 陈竹, 叶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空间?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理论与空间公共性的判定[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3):44-49, 53.  
CHEN Zhu, YE Min. What is authentic urban public space? —A review of western public space theories and a evaluation of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space [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9, 24(3):44-49, 53.
- [13] 吴必虎, 李咪咪, 黄国平. 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与旅游需求关系[J]. 地理研究, 2002(5):617-626.  
WU Bihu, LI mimi, HUANG Guoping. A study on relationship of conservation and tourism demand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2(5):617-626.
- [14] 平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平遥县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Pingyao County Local Chronicle Compilation Committee. Pingyao county annals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 [15] 程仁瑞. 平遥教育志[M]. 太原: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图书, 1997.  
CHENG Renrui. Pingyao Education Chronicles [M]. Taiyuan: Shanxi Provincial Press and Publication Bureau, 1997.
- [16] 陈水生. 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三重逻辑及其平衡[J]. 学术月刊, 2018, 50(5):101-110.  
CHEN Shuisheng. The three logics of urban public space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their balance[J]. Academic Monthly, 2018, 50(5):101-110.
- [17]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平遥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Z]. 2011.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Detailed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ingyao Ancient City[Z]. 2011
- [18]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平遥古城保护性详细规划实施评估[Z]. 2018.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of detailed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ingyao Ancient City[Z]. 2018.

(编辑 桂智刚)